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五

起屠維單閼盡上章執徐凡二年

孝獻皇帝戊

建安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

救之

帥所類翻

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鍬騎

於北隰之中

賢曰下濕曰隰孔穎達曰下濕謂土地震下常沮洳名為隰也

起火為應

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

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

復扶又翻

紹為地道穿

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

中

柱柱也易之中京瓚所居也度徒洛翻

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

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

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趣讀曰促

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

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

難乃旦翻

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

紹軍而死

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陳宮之計呂布不能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

決計之難贊  
決者亦難也

續為屠各所殺

屠各胡也  
屠直於翻

漁陽田豫說太

守鮮于輔曰

輔既斬鄒丹遂領漁陽太  
守說輸芮翻守式又翻

曹氏奉天子以

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衆以奉王命

詔以輔為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初烏桓王丘力居

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

少詩照翻從才  
用翻下同賢曰

蹋音大蠟翻楊正衡  
晉書音義蹋徒合翻

摠攝上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

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瓚蹋頓以烏桓

助之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單于



印綬又以閭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樓蘇僕延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

策 眭固屯射犬

郡國志河內野王縣有射犬聚唐懷州河內縣有漢射犬故城眭息隨翻

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

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

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

降戶江翻

操還軍敖

倉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

种音冲

兗州叛

張邈舉兗州附呂布事見

六十一卷

興平元年 操曰唯魏种且不弃孤及聞种走操怒曰种

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為河内太守屬以河北事

屬之

欲翻

以衛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袁術既稱帝淫侈滋

甚勝御數百

勝以證翻

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

收恤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

簡雷薄於瀟山

瀟縣屬廬江郡有天柱山賢曰瀟縣之山也瀟今壽州霍山縣也瀟音潛復

為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

復扶又翻懣音

問

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

紹與術同祖袁湯以親則從以年則兄也

曰祿

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

賢曰青冀幽并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

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

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床而歎曰袁術

乃至是乎賢曰簣第也謂無茵席也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

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

太守劉勲於皖城皖縣屬廬江郡今舒州也師古曰皖胡管翻杜佑曰音患考異曰吳志

孫策傳曰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勲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勲邀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與諸書不

同今從范書陳志  
術傳及江表傳

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璆渠

尤翻傳國璽術拘孫堅  
妻所奪者璽斯氏翻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

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

事示軍府

白事所白  
之事也

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

妖於  
驕翻

紹不

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

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

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

曹操隔我王路

沮子余翻王路  
謂尊王之路也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

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

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

使紹能用投言曹其殆乎抄楚交翻

郭圖審

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操易如覆

手

易以豉翻

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

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

前漢魏相上書曰兵義者王兵驕者滅

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

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

而受攻者也今弃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

前漢董公曰兵出無

名事故不成

竊為公懼之

為于偽翻  
下為子同

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

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

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子不取反受其咎

史記范  
蠡之言

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

紹使

投監護諸將故稱為監軍持牢猶今南人言把穩也監古銜翻

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

幾居  
衣翻

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

監古  
銜翻

威

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

之所忌也

臣與主同言作威作福與主無別也黃  
石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之書也

且御

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

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

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

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

克而少威

少詩沼翻  
下以少同

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

壹

將即  
亮翻

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

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

紀忠臣也

逢皮  
江翻

任其事

任音  
壬

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

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

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

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

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

扞東方

臧霸起於太山稱雄于東方者也故使之為扞袁氏雖欲自平原而東無能為矣

留于

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賢曰裴松之北征記曰中年臺下臨

汴水是為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年縣北據水經註汴水即荥蕩渠也杜佑曰鄭州中年縣北十二里有中年臺是為官渡城袁曹相持之所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



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

好呼到翻  
坐沮卧翻

顯謂紹使曰歸

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

謂與袁術有隙各結黨與以  
相圖也顯者明言之於稠人

中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于此竊謂詡曰

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先與

曹為讐

謂清水之戰  
殺其子也

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

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

衆從之

少詩沼  
翻下同

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

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

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

操

降戶江翻

操執繡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

為子偽翻取讀曰娶

拜

揚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

凡郡國縣道治所皆有都亭

關

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

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

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

斷丁亂翻

少決則

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

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

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覲鎮撫關中

治直

之翻覲音冀

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

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

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

企去智翻舉踵也

而歸者

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

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

來放散宜如舊直使者監賣

監亡衙翻下同

以其直益市犂牛

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

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

治直  
翻

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

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

河東安邑鹽池舊有鹽官鹽之為利厚矣齊用

管子鬻筴而霸晉之定都諸大夫必欲其近鹽至漢武之世幹之以佐軍興及唐安史之亂第五琦榷鹽以贍國用自此遂為經賦其利居天下歲入之半監古銜翻

司隸校尉治弘農

時以鍾  
繇為司

隸校尉據魏畧及三國志繇實治洛陽蓋暫治弘農以招撫關中也關中由是服從袁紹

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

中郎南陽韓嵩

漢制惟司隸校尉有從事中郎至漢末則州牧亦有從事中郎矣

別駕

零陵劉先說表曰

說輸  
為翻

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將

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

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

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

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

不能禦也今之勝計

勝計謂諸計之  
中此計為勝也

莫若舉荊州以附

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

也蒯越亦勸之

蒯古  
怪翻

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

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

為于偽翻

下同嵩曰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曹公子欣時之言

嵩守節者也夫君

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

質如字

唯將軍所命雖赴

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

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

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

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

惟加重恩

為于為翻重除用翻重思猶言三思也

無為負嵩表以為憚使

彊之

以其憚於使許彊之使行使疏吏翻

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

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

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

持節以示將斬猶不敢專殺存漢制也

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

數所

具翻為于偽翻

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

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

猶怒考殺從行者

從才用翻下同

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

揚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

帥所類翻下同

以淮南劉

曄高族名人

曄出於漢之宗室與蔣濟胡質俱為揚州名士

欲劫之使唱此謀

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

要讀曰邀

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

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眾數千人皆讐服

讐即涉翻失氣也

推曄為主曄以其眾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

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畧為利僕宿無資

謂先

無名位為之資也鈔楚交翻

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

天下

殺亂之時設有不幸為眾推當以劉曄為法

勲以袁術部曲眾多不能贍遣



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

不滿其所求之數也繚讀曰僚

偕召勲使襲之孫策惡勲兵強爲卑辭以事勲曰上繚

宗民數欺鄙郡

惡烏路翻數所角翻

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

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勲

文選注曰

葛越中布也今葛布謂之葛越白布謂之白越

勲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勲

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

易以豉翻

不可

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

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

矣勲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勲

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

海昏縣屬豫章郡當豫章

大江之口有地名慨口永元中分海昏置建昌縣上繚在建昌界石城縣屬丹陽郡賢曰在今蘇州西南予據水經石城縣在牛渚東鄆道元注又云牛渚在石城東減五百里未知孰是又據五代志宣城秋浦縣舊曰石城宋白曰池州貴池石埭二縣皆漢石城縣之地聞勲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

貴輔將八千人屯彭澤

宋白曰彭澤縣取彭蠡澤為名漢屬豫章郡今江州彭澤縣南

康軍都昌縣皆漢彭澤縣地

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

城克之

夏戶雅翻皖戶坂翻

得術勲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

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

為李術不附孫氏張

本

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勲還至彭澤孫貴孫輔邀擊破

之勲走保流沂

流沂地名近西塞西塞山在今壽昌軍東北三十里

求救於黃祖

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勲

船軍即舟師也

策復就攻勲

復扶又

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勲兵二

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

沙羨縣屬江夏郡晉灼曰羨音夷水經注蒲圻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縣本江夏之沙羨晉太康中改曰沙

陽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

從才

用翻將  
即亮翻

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

及船六千艘

艘蘇刀翻

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

豫章屯于椒丘

椒丘去豫章南昌縣數十里

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

自有名字

華敬字子魚自有名字言其名聞當時也

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

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

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

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

王朗

為會稽太守為策所破會工外翻

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

果孰與鄙郡

復扶又翻

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

會稽謙光之譚耳

易曰譚尊而光譚與譚同

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

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

劉揚州

謂劉繇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

鄙郡即謂會稽

今欲守孤城自

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

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

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

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

考吳曰華嶠譜叙曰孫策畧有揚州盛

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而心自服也此說太

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

歸策年幼稚

稚直利翻

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

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

夷皓謂伯夷四皓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華歆不能高尚其志又失蹇蹇匪躬之節也

撓心

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節墮咎孰大焉

邪儒謂虞翻陵肆謂孫策也撓奴教翻墮讀曰窳

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

太守會僅芝病輔遂進取廬陵

僅芝據廬陵事見上卷上年

留周瑜

鎮巴丘

裴松之曰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

屯巴丘處不同予據晉地理志廬陵郡有巴丘縣沈孫約曰晉立今撫州崇仁縣即其地梁改巴丘曰巴山

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

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常迂策意

迂五故翻

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

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

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

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吳

郡太守會稽盛憲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

難於營帥許昭家烏程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

難乃旦翻

帥所類翻姓譜彭祖裔孫孚為周錢府上士因官命氏佗徒河翻沈約曰嘉興縣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皓避父名改曰嘉興縣屬吳郡晟承正翻各聚眾萬餘

或數千人不附孫策策引兵撲討皆破之

撲音普卜翻

進攻

嚴白虎白虎兵敗奔餘杭

餘杭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

投許昭



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

夫之志也

裴松之曰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乃舍之

舍讀

曹操復屯官渡

復音扶又翻

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

操

常從士常隨從在左右者也從音才用翻他音徒河翻

入操帳見校尉許褚色

變褚覺而殺之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

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

從千容翻

今天下英雄

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

備以

操知其英雄懼將圖已故驚失匕

筋也匕匙也箸挾也箸音遲助翻值天雷震備因曰聖

人云迅雷風烈必變

論語記孔子之答

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

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

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

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

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

車尺遮翻承謀洩

考異曰蜀志先殺董誅死備乃殺車胄魏志備

殺車胄後明年董承乃死袁紀備據下邳亦在承死前蜀志誤也

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

叛操為備

據蜀志昌豨即昌霸豨許宣翻又音希呂布之敗太山諸屯帥皆降於曹操獨豨反側於其間

蓋自恃其才略過於臧霸之徒也

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

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弃之東

言紹方來寇乃弃而不顧而東征備也

紹

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

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

說翰茂翻卒讀曰猝

公舉軍而襲其後可

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

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

備破之

考異曰魏書曰備謂操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

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奔衆而走計備必不至此魏書多妄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

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

備至去鄴二百里迎之

紹遠出迎備重敬之也

駐月餘所亡士卒

稍稍歸之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

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

復扶又翻

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

衆雖少

少詩沼翻下同

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

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

銳分為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注曰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

乘虛迭

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

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

也今釋廟勝之策

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

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

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

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為沮衆械繫之

忤五故翻於沮在呂翻

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

數所具翻

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

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

沮子余翻

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

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

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

公孫瓚

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忤

將即亮翻忤他蓋翻侈也

軍之破敗

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其今之謂乎

賢曰法言之文也羸秦姓姬周姓方言曰蚩恃也六國恃惑侵弱周室終為秦所併也為于偽翻

振威

將軍程昱

沈約曰振威將軍始於後漢初宋登為之

以七百兵守鄆城

鄆音絹

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操十萬衆自以所

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

少詩沼翻下同易以政翻

攻若益

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

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矣

賁音奔

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

賢日

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

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

獨任紹不聽

驍堅堯翻

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

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

杜預曰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唐衛州新

鄉縣有延津關關蓋在延津北岸曹操所向乃延津南岸

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

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

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

七趣

喻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

之羽望見良麾蓋

戎車大將所乘者設幢麾張蓋

策馬刺良於萬衆之

中刺七斬其首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

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



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

迎不晚

還迎留屯大軍也

設其有難

難乃旦翻

衆弗可還紹弗從授

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

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

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

水經注白馬縣有神馬亭實中層崎南北二百

步東西五十餘步自外耕耘壘斫削落平盡正南有陟  
躔陞下方軌西去白馬津可二十里南距白馬縣故城  
可五十里即開山圖所謂白馬山也南阪其在  
山之南歟此時操兵循河已入酸棗界當考

使登壘

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

後扶又翻下同勝  
音升數所具翻

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

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

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

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

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

趣七喻翻  
重直用翻

操曰可矣乃皆上馬

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

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

三軍以氣為主氣  
奪則其軍不振

初操

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

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

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背蒲妹翻

吾終不留要當立効以報曹

公乃去耳遠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

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

袁軍

袁紹軍也

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

為于偽翻

勿追也

操還軍官渡閭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為烏桓校尉鮮于

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為右度遠將軍還鎮幽土

是當

時幽州為紹所統與許隔遠而柔輔已歸心於操矣漢度遠將軍始於范明友中興之後置度遠將軍以護南

匈奴屯於西河今使鮮于輔還鎮幽土故以為右度  
遠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西河為左幽土為右也

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

射陽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今

楚州山陽縣有射陽湖即其地  
賢曰射陽在今楚州安宜縣東

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

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

丹徒縣前漢屬會稽郡後

漢分屬吳郡春秋之末方也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  
子氣始皇使赭徒二千人鑿城以敗其執改曰丹徒  
考異曰此事出江表傳據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死  
陳矯傳云登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  
太祖遣赴救吳軍既退登設伏追奔大破之先賢行狀  
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奇城登大  
破之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使功  
曹陳矯求救於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孫盛異同評云

按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今從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

考異曰江表傳曰初貢上表於漢

帝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若放於外必作世患侯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辭無表策令武士絞殺之按貢先為朱治所迫已去郡依嚴白虎安能復爾蓋策破白虎時殺貢耳貢奴客潛民間欲為

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

為于偽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

所乘馬精

駿從騎絕不能及

從才用翻

卒遇貢客三人

卒讀曰猝

射策中頗

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刺七亦翻創初良翻

召張

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

韋昭曰三江謂吳松

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

三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相息亮翻呼權佩以印綬謂

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陳讀曰陣與天下爭衡衡所

以平輕重也爭衡言分爭之世兵力所加天下大執為之輕重也卿不如我舉賢任能

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考異曰虞喜志林云策

以四月四日死故置此陳志策傳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密治兵部署未發為許貢客所殺郭嘉傳曰策渡江北

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輕而無備必死於匹夫之

手果為貢客所殺嘉雖先見安能知策死於未襲許之

前乎蓋時人見策臨江治兵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

疑其襲許嘉料其不能為耳

事

號戶  
乃翻

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

孫權先為陽羨長郡  
察孝廉故以稱之

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  
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  
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

秦置護軍都尉漢  
因之高祖以陳平

為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為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三國虎  
爭始有中護軍之官東觀記曰漢大將軍出征置中護  
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輕者為中護軍資重者為護軍將  
軍然吳又有左右護軍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為三部  
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  
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

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馮薨 汝南黃

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  
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陰  
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按劔叱之曰曹公明哲必  
定天下紹雖強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

使疏  
吏翻

送印綬詣操通急錄戶調

調徒釣翻下同戶出綿  
絹謂之調錄收拾也

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陽安懷附復趣



收其繇絹

復扶又翻  
趣讀曰促

小人樂亂

樂音洛

無乃不可乎通曰

公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

背蒲妹  
翻下同

若繇

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願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

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

為于  
偽翻

乃

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

易以  
政翻

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

貳以為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繇絹

斂力  
瞻翻

何以勸善

或即白操悉以繇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群



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

下以順百姓之心

背蒲妹翻

比及三年

比必寐翻

民安其業然後

乃可齊之以法也操從之劉備畧汝潁之間自許以南

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將軍方有目前

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

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

備破走之

將即亮翻

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

離紹

還從宣翻又如字離力智翻去也

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

兵復至汝南

說翰為翻復扶又翻下同

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

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袁紹軍陽武

陽武縣屬河南尹在官渡

北水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

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

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埕為屯

埕都回翻

東西

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

賢曰釋名曰櫓

者露上無覆屋也

起土山射營中

射而亦翻

營中皆蒙楯而行

楯食尹翻

賢曰今之

操乃為霹靂車

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為霹靂即今之砲車也張晏曰

旁排也

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操蓋祖其遺法耳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云礮動而鼓說日礮發石也於是造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

發石車車尺遮翻

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

少詩治翻下同

士

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

議欲還許以致紹師

賢曰致猶至也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彧報曰紹

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

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

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

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賢曰言與紹衆相懸也

畫地而守之

賢曰言畫地作限隔也

搯其喉而不得

進已半年矣

搯於革翻

情見執竭必將有變

見賢通翻

此用奇之

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

十五日

却後也晉人帖中多用少却字其意猶言少退也

為汝破紹不復勞汝

矣

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同

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

乘繩證翻下同

荀攸

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

按沈約志曹魏置將軍四十號偏將軍裨將軍居其末

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

燒其輜重

重直用翻下同

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

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

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

說輸芮翻支別也表外也

以絕曹操之鈔

鈔楚

交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

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

星行戴星而行也

許可拔也許

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  
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  
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

考異曰魏志武紀曰攸貪財  
袁紹不能足來奔今從范書紹

傳

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

許攸字子遠今呼為子卿貴之也或曰操  
字攸日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於文為順

既入坐

坐徂  
卧翻

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  
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  
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



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

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

據水經烏巢澤

在陳留酸棗縣東南乘繩證翻

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

燔其積聚

積七賜翻聚慈喻翻

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

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

赤幟

志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

間古覓翻

人抱束薪所歷道有

問者語之曰

語牛倨翻

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

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

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

陳讀日陣

操急擊之瓊退保

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

其營彼固無所歸矣

就即也言即使操破淳于瓊而我攻拔其營將無所歸也

乃使

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

郃曷閭翻又古盍翻

郃曰曹公精兵往

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

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

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

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

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

紹軍將士皆恟懼

恟許勇翻

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

紹曰

復扶又翻

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

降

降戶江翻下同

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

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

乘馬

傳子曰漢末王公多委正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

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恰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

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考異曰范書紹傳曰所殺八

萬人按獻帝起居注曹公上言凡斬首七萬餘級

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

乃大呼曰

呼火故翻

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

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

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各有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分為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而分野之說行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而分野之說詳矣皇甫謐曰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候之所國也分扶問翻圯當作否否隔也

不圖今日乃相禽

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

紹牧冀州故稱之猶劉備以牧豫州稱之為劉豫州

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

亂未定

知讀曰智喪息浪翻

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

素氏

縣讀曰懸

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

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素氏操乃殺之操

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

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

此光武安反側之意英雄處事世雖相遠若合符節

冀州

城邑多降於操

降戶翻

素紹走至黎陽北岨入其將軍蔣

義渠營扼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

處昌呂翻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

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亮信也明也而吾數

以至言迂之數所角翻迂五故翻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

患患於避翻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

田豐在此必不至于敗紹謂逢紀曰逢皮江翻冀州諸人聞

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

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

竹中

仲紹于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初曹操聞豐不從我

謂紹囚之不使從軍也

喜曰紹必敗矣及紹

犇遁復曰

復扶又

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

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

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

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

監古

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

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

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

惡烏紀

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

配配由是更與紀親

逢紀能為審配言而不肯救田豐之死果為國事乎

冀州城

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

形於色而性矜懷自高

懷平逼翻庚也艮也

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晉曰大梁酉之分蔡邕曰自胃一度至畢六度

謂之大梁之次皇甫謐曰自胃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晉書天文志從謐字蒲內翻

廬江太

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

聚眾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時



揚州獨有九江

時廬江丹陽會稽吳郡豫章皆屬孫氏馥刺揚州獨有九江耳

馥單馬

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

郡國志漢揚州刺史治廬陽今馥移合肥後又移治壽春而江

左揚州治建業揚州分矣造七到翻

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

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塢

塢於葛翻以土

重水曰塢

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積木

石以脩戰守之備

為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張本

曹操聞孫策死欲

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

三年策遣紘獻方物至許拜侍御史

乘人之

喪既非古義

古不伐喪

若其不克成讐棄好

好呼到翻

不如因而

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

討虜將軍之號創置於此

領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

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沈約

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治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是都尉從治章安也

紘至吳

太夫人以權年少

少詩照翻

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

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

保不

不詰曰否

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

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

討逆策也討虜權也

張昭秉衆事襲等為

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

以紘本受北仕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

介問也

微也言其意不

以纖微嫌間也魯肅將北還

肅從孫策事見上卷三年

周瑜止之

考

異曰肅傳曰劉子揚招肅往依鄭寶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按劉曄殺鄭寶以其衆與劉勰勰為策所滅寶安得及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權時也

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

榻床也有坐榻有卧榻今江南又呼几案之屬為卓牀卓高也以其比坐榻卧榻為高也合榻猶言合卓也

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

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

復扶又翻  
卒讀曰梓

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

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

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江東君臣上下  
本謀不過此耳

權曰

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

少麤疎

少詩  
治翻

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

魯肅家  
本饒富

先嘗指困以資周  
瑜矣侍直里翻

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

料力條翻量  
也又力弔翻

別部司馬汝南呂蒙

續漢志大將軍營五  
部部各有校尉一人

軍司馬一以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

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

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

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

入之居處避濕就燥問其燥濕者問其居

處何如也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

子也

駱俊見上卷二年誘音面

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

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

徙輔置東

置之吳東也

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叅司空軍事

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

術本權兄策所樹置也

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

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

任

以伊尹況操後  
扶又翻下同

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

兵攻術於皖城

皖戶  
板翻

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

術首

梟堅  
堯翻

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劉表攻張羨連年不

下

羨叛表事始  
上卷三年

曹操方與袁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死

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

僭擬乘輿馬

虔昌呂翻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

部司馬張修殺之而并其衆

魯初與修取漢中事見六十卷初平二年

璋怒

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為敵璋遣中郎將龐羲

擊之不克璋以羲為巴郡太守屯閬中以禦魯

閬中縣屬巴郡

羲輒召漢昌賓民為兵

譙周巴記曰和帝永元中分宕渠之地置漢昌縣屬巴郡夷人

歲入實錢口四十謂之賓民賓徂宗翻

或構羲於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

從亦恚恨

數所角翻

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

焉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

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韙素得人心

趙韙從焉入蜀璋又韙所立益州之

大吏也

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荆

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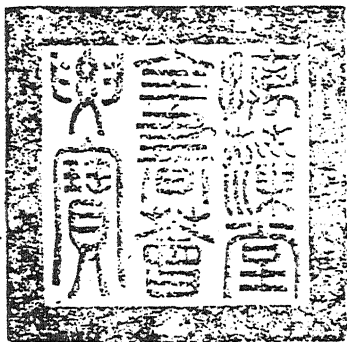
荆州劉表也

與之連和蜀郡廣漢犍為皆應之

犍居言翻



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六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旗蒙作盡凡五年

孝獻皇帝已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曹操就穀於安

民據水經東平壽張縣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濟水東亭  
北對安民山洪氏隸釋曰濟水還須句城西水西有

安民山趙明誠金石錄曰按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  
地理志須句城即今中都縣

劉表

間古  
蒐翻

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

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

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

之

紹蓋遣軍  
屯倉亭津

秋九月操還許

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

奔劉表龔都等皆散

備合龔都事  
見上卷上年

表聞備至自出郊迎

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水經注新野縣  
在安衆縣東南

備在

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

平常身不離鞍

坐徂臥翻  
離力智翻

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

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史言備志氣不

衰所以能成三分之業復扶又翻

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

海

豨叛操事見上卷三年豨許豈翻又音希

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

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

行下孟翻屬之欲翻

又其射

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

射而亦翻挑徒

了儻可誘也

儻或然之辭誘音酉

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

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

受大賞

為于偽翻

豨乃許降

降戶江翻

遼遂單身上三公山

上時掌翻

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趙詣操操遣稀還趙驍圍

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見誅滅相與力戰驍遂敗退追

至江州

賢曰江州縣屬巴郡今渝州巴縣

殺之

趙驍隨劉焉入蜀將以圖富貴而卒以殺身行

險以微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也

龐義懼遣吏程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

畿

漢昌縣屬巴郡漢末分宕渠置

索寶兵

索山客翻寶祖宗翻

畿曰郡合部曲本

不為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不敢聞命義

更使祁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節

說輸芮翻為于偽翻

汝為

郡吏自宜效力

謂父子當各盡節於所事也

不義之事有死不為義

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

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

樂羊注見四十三卷  
光武建武十二年

今雖羹祁

以賜畿畿啜之矣義乃厚謝於璋璋擢畿為江陽太守

劉璋分犍為為江陽郡宋白曰  
瀘州之瀘川江安縣本江陽地

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

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

卿九卿也

張魯以

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

首式救翻

為之請禱實無益於

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

治直之翻  
原赦也

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

魯以鬼道教民其  
來學者初名為鬼



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  
衆長知兩翻治直吏翻

民夷便樂之

樂音洛

流移寄在

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

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袁山松書曰建安二十年分漢

中之安陽置漢寧郡

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

魯為漢寧王功曹巴西閭圃諫曰

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為二郡

欲得巴舊名以墊江為治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寧為巴東郡墊江為巴郡閬中為巴

西郡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

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

資治通鑑卷六十五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興紀五十六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旗蒙作盡凡五年

孝獻皇帝已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曹操就穀於安

民據水經東平壽張縣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濟水東亭  
北對安民山洪氏隸釋曰濟水還須句城西水西有

安民山趙明誠金石錄曰按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  
地理志須句城即今中都縣

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滂下

滂汪胡翻

寧滯不通虜

亦遮守蹊要

蹊徑路也蹊要徑路要處也淳乃定翻

軍不得進操患之以

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

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

城前漢石北平郡治平岡縣後漢省平岡縣改治土垠縣垠音銀賢曰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水經注曰

自無終東出盧龍塞又東越青陁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

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山望柳城也自建武以來陷

壞斷絕垂二百載

載子亥翻

而尚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

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

復扶又翻

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

騎奇寄翻

操令疇將其衆為

鄉導

將即亮翻鄉讀曰嚮

上徐無山

史記正義徐無山在右北平徐無縣西北徐無山即田疇

所保

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

白檀

縣屬右北平郡宋白曰白檀故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此時鮮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蓋慕容廆之先也塹七艷

翻

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

西單于樓班

樓班丘力居之子也

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

右北平單

于曰烏延能臣抵之或者烏延之異名歟

將數萬騎迎軍八月操登白狼山

水經注白狼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烏桓傳逆戰于凡城則白狼山蓋在凡城

卒與虜遇

卒讀曰猝

衆甚盛操車重在後

車重即輜重重直用翻

被甲者少左右皆懼

被皮義翻少詩沼翻

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

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

萬口

降戶江翻

遼東單于速僕丸

速僕丸即蘇僕延語有輕重耳

與尚熙奔

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  
曰吾方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  
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勇于廐中然  
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  
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  
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  
梟尚首梟古亮翻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  
牽招先為袁氏從事故祭哭之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

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

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

科條也問前諫者科具其姓名也

衆莫知其

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

徼倖堯翻

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

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

蔡邕曰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陳卓

曰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謂之鶉尾於辰在巳

乙巳黃巾殺濟南王贇

賢曰贇河間孝王開五代孫靈帝立其父康為濟南王以奉孝

仁皇祀濟子理

翻贇於倫翻

十一月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

普富盧上郡那樓皆來賀師還論功行賞

還從宣翻又如字

以

五百戶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仇率衆遁

逃

事見六十卷初平四年為于偽翻

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

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不奪其志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操之

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

說輸尚翻

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

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

猶言大機會也

備曰今天下

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

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豪傑之言故自與常人不同

是歲孫權西擊



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

以後事而卒

屬之欲翻  
卒子恤翻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

中亮從父玄為豫章太守將亮之官會漢朝以未皓代

玄玄與亮往依劉表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東坡詩萬山西北

古隆中也故其萬山詩云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

云古隆中萬

樹桑拓美

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

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崔烈事靈帝  
以入錢為公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

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

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諸葛亮字孔明龐統字士元龐皮江翻

徐庶見

備於新野備器之

物之有用者謂之器器之者器重之也重其才之足以用世也

庶謂

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

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

由是詣亮

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孔明此必庶之材器有以取重于備備遂信之

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捨舊從新之言質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

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于天下

屏必郢翻度徒洛翻量音良信讀曰申

而智術淺短遂用

猖蹶

猖披猖蹶顛蹶

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

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

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

海

謂自桂陽蒼梧跨有交州則利盡南海也

東連吳會

吳會者言吳為東南一都會也

西通

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

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

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張松法正之徒雖未

與亮交際亮固逆知之矣將軍既帝室之胄

胄裔也

信義著於四海若

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

好呼到翻下同

內修

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所謂俊傑者量時審勢規

畫定于胸中儻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治直吏翻

備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

好呼到翻

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

魚有水則生無水則死

願諸君勿復言

復扶又翻

羽飛乃止司馬

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

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觀孔明獨拜德公於

牀下孔明所以事德公者為何如邪德公初不令止德公所以自居者為何如邪德公于是不可及矣

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

從才用翻少詩治翻

惟德公與徽

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

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司馬徽字德操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

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

操以溫辟其子怒而免之駕言選舉不以實耳考異曰

獻帝起居注在十五年范書帝紀在十三年按是年罷三公官溫不至十五年也

曹操還鄴

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鄴城有玄武苑操鑿池其中肄以四翻習也

初巴郡

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

寧走荊州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

表儒人

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

禍聚而不用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

應劭曰沔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

為夏水過江夏郡而入于江蓋指夏水入江之地為夏口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或曰魯口水經注曰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然則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曰沔口以沔水得名曰魯口以魯山得名實一處也其地在江北自孫權置夏口督屯江南今鄂州治是也故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賢注亦謂夏口成在今鄂州于是相承以鄂

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

年祖以凡人畜之

畜許六翻養也

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

凌操將兵急追之

姓諸衛康叔支子為周凌人子孫以為氏

寧善射將兵在

後射殺操

射殺之射而亦翻

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

祖都督蘇飛數薦寧

數所角翻

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

白祖以寧為邾長

邾縣屬江夏郡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於此賢曰邾故城在今復州竟

陵縣東飛蓋開其奔吳之路也長知兩翻宋白曰黃州漢邾縣也

寧遂亡奔孫權

異曰考

吳志孫權傳建安八年十二年皆嘗討黃祖凌統傳父操死時統年十五攝父兵後擊麻保屯刺殺陳勤按周瑜孫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周瑜然後五年寧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據追言之

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

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

勢也

謂在吳之西據上流之形勢

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

言又

弱於表也

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

言若

不先圖劉表必為操所圖也後戶遘翻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

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

修

損壞也左傳甲兵不損損讀曰鈍

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令往其

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

楚關扞關也蜀伐楚楚為扞關以拒

之故曰楚關

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



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

坐祖卧翻難乃旦翻業業危懼之意

若軍果行恐

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

亂奚以希慕古人乎

言固有攸當者張昭不得以彊解距也守式又翻

權舉酒

屬寧曰興霸

甘寧字興霸屬之欲翻

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

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

之言乎

昭為權長史權之此言既以獎甘寧之氣又以全張昭之體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

并牧園長知兩翻

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

釋名曰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

突敵船

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紲繫石為碇

楫間棹櫓也郭璞曰落獲也中

作器索枿卑盈翻絀音薛長繩也斫丁定翻錘舟石

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

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

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

將即亮翻被皮義翻方言南楚江湘凡船

大者謂之舸小者謂之艇舸嘉我翻

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絀

斷丁管翻

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

北都尉呂蒙

蒙自別部司馬以功為平北都尉

勒前鋒親梟就首

梟堅亮翻

于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

傳讀曰附

盡銳攻之遂屠

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

挺拔也

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

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

盛時征翻

權為諸將置酒甘寧下

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

舊恩謂薦而不  
用又開之使奔

吳也為于  
偽翻下同

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

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

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

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

亡謂  
亡走

若爾

爾猶言  
如此也

寧頭

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

命統不得讐之令寧將兵屯於他所 夏六月罷三公

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

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哀帝元壽二年以大司馬

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中興以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今復置丞相御史而操自為丞相事權出于一矣

癸巳以曹操為丞相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為丞相

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為丞相東曹掾元城令

河內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為

法曹議令史

別駕從事州牧行部則奉引錄衆事漢制公府西曹掾主府史署用東曹掾主二千

石長吏遷除及軍吏黃閣主簿錄省衆事文學掾漢郡曹有之操於公府創置也法曹主郵驛科程事時公府

諸曹皆置議令史

元城縣屬魏郡 毓植之子也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

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拔敦實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

行下孟翻冲  
謙虛也和也

由是天

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

行

長知兩翻  
朝直遙翻

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

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又復扶翻

司馬懿少聰達多

大略

少詩  
照翻

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

斷丁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

痺必至翻  
濕病也

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司馬懿始此

操使張遼屯長社臨

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

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

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

將即亮翻

陳讀曰陣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

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不協

共相與也

操使司空主

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初前將軍馬

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

晉職官志曰四鎮通于柔遠蓋漢末

始置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讐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

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

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說翰為翻騰許之，已而更猶豫

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侍直里翻二千石郊迎，騰不

得已發東。發而東入朝也操表騰為衛尉。考異曰：典略曰：建安十五年徵騰為衛

尉按：張既傳：曹公將征荊州，令既說騰入朝，蓋三字誤為五耳。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

其衆，悉徙其家屬詣鄴。為後十七年族騰張本秋七月，曹操南

擊劉表。八月丁未，以光祿勳山陽郗慮為御史大夫。

郝丑脂翻姓譜  
郝為高平望姓

壬子太中大夫孔融弃市融恃其才

望數戲侮曹操

數所角翻

發辭偏宕

賢曰偏邪跌宕不拘正理予謂此偏非邪之謂

言其論議抑揚有所偏重也宕徒浪翻過也

多致乖忤

忤五故翻

操以融名重天

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宜準古王畿之制

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

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鄭玄曰畿限也千里寰內不以封建則操不可以居鄰矣故憚之

融與郝慮有隙慮承操風旨構成其罪令丞相軍謀祭

酒路粹

軍師祭酒軍謀祭酒皆操所置

奏融昔在北海

建安初融為北海相

見王



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

廷使疏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賢曰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禰乃禮

翻更相贊揚更工衡翻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

復扶又翻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

初京兆脂習與融善脂姓也魏略脂習字元升後為中大夫每戒融剛直

太過必懼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

舉舍我死孔融字文舉舍讀曰捨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

而赦之初劉表二子琦琮琦渠宜翻琮徂宗翻表為琮娶其後

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

為于偽翻  
惡鳥路翻

表妻弟蔡

瑁

瑁莫  
報翻

外甥張允並得幸于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

音譽

余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

高樓因令去梯

去羌  
呂翻

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

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驪姬所  
譖自縊而死重耳申生之弟懼

驪姬之譏出奔獻公卒後重耳入  
是為文公遂為霸主重直龍翻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

夏戶  
雅翻表

病甚琦歸省疾

省恙景翻

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

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

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

重直用翻

非孝敬

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

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犇喪

作難

難乃旦翻

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

按劉備敗于當陽濟沔與琦會然後俱到

夏口琦奔江南在劉琮降後史究其終言之

章陵太守蒯越

四親園廟在章陵時以為郡置

守

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

降戶江翻下同

曰逆順有大

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

當如字言不敵也

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

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

考異曰范書陳志表傳皆云韓嵩亦說琮降按嵩時被囚必

不預謀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

節漢節也琮父表受

之於漢

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以自

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

樊城在襄陽東

北臨漢水周大夫樊仲山南之邑也唐為襄州安養縣

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

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

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

語牛倨翻

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

劇甚也

引刀向忠曰今斷卿

頭

斷丁管翻

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臨別復殺卿輩

復扶又翻

遣

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

州臨亡託我以孤遺

無父曰孤遺棄也言父母棄之而去故曰孤遺今人謂孤獨無所依

仰者為孤遺

背信自濟

背蒲妹翻

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

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

將即亮翻過  
工禾翻下同

駐馬呼琮琮懼

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

去比到當陽

比必寐翻當  
陽縣屬南郡

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

直重

用翻兩

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

艘蘇  
刀翻

使會

音亮

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

江陵南  
郡治所

今雖擁大衆被

甲者少

被皮義翻  
少詩沼翻

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

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弃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

難乃  
旦翻

執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

說輪  
尚翻

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

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

微一  
遙翻

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

不納

使琮用威言  
操其殆哉

操以江陵有軍實

軍實糧儲  
器械之類

恐劉備

據之乃釋輜重

重直  
用翻

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

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

當陽長坂在今荆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荆州記云當陽縣東有櫟林長坂宋白曰漢當陽舊城在今縣北春秋傳楚伐麋頴容釋例曰麋當陽也孔穎達曰陂者曰坂陂彼寄翻又普羅翻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坡

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人衆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拒後即古之殿也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瞋七人翻自此迄于梁陳士大夫率自謂曰身張飛字益德可來共決死操兵無



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

弃我走也

趙雲字子龍

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

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

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

人釋韓嵩之囚

因韓嵩事見六十三年建安四年

待以交友之禮使條

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

勳劉先為尚書鄧羲為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

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

而已操濟漢

漢即沔也漢書地理志注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如淳

曰漢中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于今興元之西縣嶠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徽外徑階沔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軍利劔閣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

聘乃

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

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于此實懷悲慙無

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

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

操為之愴然

偽為于翻

愴七亮翻

字謂之曰仲業

文聘字仲業

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

統本兵為江夏太守初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

夫西平和洽

姓譜和本義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

以為冀州土平民彊英

桀所利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

易以鼓翻

遂從劉表

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

辟讀曰避

世之主不可黷近

近其新翻

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

陵表辟南陽劉望之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

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

傳林  
戀翻

望之弟廙

謂望之曰

廙逸職翻  
又羊至翻

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史記孔子將  
西見趙簡子

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

今兄既

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  
不去孟子曰柳下惠不

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謂范蠡去  
越而扁舟

五湖卒居於陶隨其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

從尋復見害

復扶又翻

廩犇揚州南陽韓暨避袁術之命徙

居山都山劉表又辟之遂遁居孱陵

山都山在南陽郡山都縣孱陵縣屬

武陵郡後劉備改曰公安賢曰孱陵故城在荊州公安縣西南孱士顏翻

表深恨之暨懼應

命除宜城長河東裴潛亦為表所禮重潛私謂王暢之

子粲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

王于况翻

乃欲西

伯自處

處昌呂翻

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于是操以暨為

丞相士曹屬

丞相府有戶曹賊曹兵曹鎧曹士曹掾屬各一人兵鎧士三曹蓋操置也

潛參

丞相軍事

時方用兵故丞相府置參軍事職官分紀  
漢三公府有參軍事蓋亦謂此時所置耳洽

虞粲皆為掾屬

漢公府並有掾屬東西曹掾比四百石  
餘曹比三百石其屬比二百石三公為

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  
喉舌魏晉置多者或數十人

芝為管令

管縣屬濟南郡  
應劭曰管音姦

考異曰粲傳曰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云云按操  
恐劉備據江陵至襄陽即過日行三百里引用名士皆  
至江陵後所為不得  
更置酒漢濱恐誤從人望也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

食之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

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

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

謂有  
附琦

者有附  
琮者

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

梟堅亮翻前書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

師古曰梟言最勇健也有隙謂備欲殺操不遂也

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

用也

惡烏路翻

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

好

好呼到翻

如有離違

離違言人有離心互相違異也

宜別圖之以濟大事

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

使撫表衆

勞力到翻說輸尚翻下同

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治直之翻

備必

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

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

南郡

比必寐翻

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于當陽

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

州今欲何至

備先為豫州牧故以稱之

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

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

咸歸附之

曹操表權為討虜將軍故稱之

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

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

荆州

在西吳在東世業猶言世事也

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

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



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

諸葛瑾字子瑜瑾渠各翻

避亂江

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住止軍也水經注江

水過鄂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樊山下寒溪水所注也  
陸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郡國志鄂縣屬江夏郡孫  
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壽昌軍是也通鑑以為孫權所改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

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

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

柴桑縣屬豫章郡晉置尋陽郡於江南即

此柴桑縣地也今江州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

說權曰

說武芮翻

海內大亂將

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

芟夷大難畧已平矣

杜預曰芟刈也夷殺也芟所銜翻難乃旦翻下同

遂破荆

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

軍量力而處之

量音良處昌呂翻

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衡以取平上下相當無所卑屈曰抗

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

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

之計事急而不斷

斷丁亂翻

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

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

辱

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

況劉豫州王室之胄

胄系也

英才蓋世衆

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

之下乎

復扶又翻

權勃然曰

勃然作色愠怒也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

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

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

難乃旦翻

亮曰豫州

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

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

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

不能穿魯縞者也

前書韓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注

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

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

軍

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

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

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

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

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荆謂備吳謂權鼎足之形謂三分天下也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

遺權書曰

遺于李翻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

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治直之翻

權以示臣

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

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

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

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

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

右有弩窻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墻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旂金鼓此戰船也艦戶黯翻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

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

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

衡工

肅追於

字下

韓詩曰屋窗為宇陸德明曰屋四垂為宇又隕下曰宇考工記曰宇欲卑

權知其意執

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

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

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

從事

下曹從事諸曹從事之最下者

乘犢車

晉志曰犢車牛車也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

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為常乘

從吏卒交游

士林

士林多士之林謂京邑大都四方賢士所聚也

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

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

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

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已受命出使蓋行未遠也使疏吏翻番

翻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相息亮翻將

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

兵精足用英雄樂業英雄之士猶樂其業言無他志也樂音洛當橫行天下

為漢家除殘去穢為于偽翻去羗呂翻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

請為將軍籌之為于偽翻下保為同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

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

舍讀日捨

北人便於鞍馬南人便於舟楫言操舍長就所短

今又盛寒馬無藁草

說文曰禾莖為

藁音工老翻

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

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

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

前書地理志曰夏水過江夏郡入江

水水經注曰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羨縣治蓋齊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即其地所謂漢口也祝穆曰夏口一名魯口似指漢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而章懷太子亦謂夏口戍在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為夏口蓋本在江北自孫權保為將軍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



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  
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  
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  
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

言欲斬之也  
復扶又翻

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  
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

謂迎  
操之

議也懾  
之涉翻

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

已久疲

將即  
亮翻

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疑夫以

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

言新附之人心懷狐疑未能出死命而為之力戰也

衆數

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

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

秦松字文表元恐當作文

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

敬與孤同耳

魯肅字子敬

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

卒合

卒讀曰猝

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

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普年最長人皆呼程公

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

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

謂能辦操則誠為能決勝也

邈

迨不如意

不期而會曰邂逅謂兵之勝負或有不如本心之所期者也

便還就孤孤

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

力逆操

將即亮翻

以魯肅為贊軍校尉

使之贊軍謀因以為官稱

助畫方

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

邏郎佐翻巡也

吏

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

勞力到翻

瑜曰有軍任

不可得委署

委弃也署置也

儻能屈威

謂能自屈其威而來見

誠副其所

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

幾

舸古我翻幾居宜翻

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

少詩沼翻

瑜曰此自足

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

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

過音戈詩云不我過杜甫詩吟詩許

見過皆從平聲備深愧喜

愧者自愧呼肅之非喜者喜瑜之整也

進與操遇於赤

壁水經注江水自沙羨而東右逕赤壁山北郡縣志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

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丘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丘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黃州赤壁非是今之華容縣則晉之安南縣也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

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

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

蒙衝鬪艦十艘

艘蘇曹翻船之總名

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

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

杜佑曰走舸船上立女牆置棹夫多

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逐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先以書遺

操

遺于李翻

詐云欲降

降戶江翻下同

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

前

著直畧翻

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

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

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

炎與燄同以贍

翻張知亮翻

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

大震

雷盧對翻疾擊鼓也

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

華容縣屬

南郡從此道可至華容縣也杜佑曰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

遇泥濘道不通

濘乃定翻

天

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

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

羸倫為翻

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

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

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

橫野大將軍光武以命王常

折衝將軍

樂進守襄陽

折衝將軍始此

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

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

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

先取夷陵則與益州為鄰故襲肅舉軍以降襲姓肅

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

橫野本將軍號以資序未至故

為中郎將

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

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因急求救于

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

公績於江陵

凌統字公績

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

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于夷陵獲馬三

百匹而還于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

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合肥曹操置楊州刺史治焉時刺史已移治壽

春

考異曰魏志武紀

十二月

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

陵征備至巴丘遣張喜救合肥權聞喜至乃走公至赤

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然

後權攻合肥而北紀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

不同吳志為是又陳矯傳云陳登為權所圍于匡奇令

矯求救於曹操而先賢行狀云登為策所圍按策始欲

攻登未濟江已為許貢客所殺吳書云權征合肥命張

昭別討匡奇於時陳矯已為曹仁長史又陳登年三十

六而卒必已不在不知

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

此古

登之被圍果在何時也

當塗縣也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



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

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

帥所類翻

備以諸

葛亮為軍師中郎將

軍師亦古將軍號曹操初置軍師祭酒而備置軍師中郎將皆以一

時軍事創置官名也然軍師祭酒止決軍謀中郎將則有兵柄亮後又進軍師將軍

使督零陵桂

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調徒弔翻

以偏將軍趙雲

領桂陽太守

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

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

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

復扶又翻

主簿楊修白操辟松操

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後為

十六年璋

迎備張本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

公羊傳曰葵丘

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

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

事見上十二年

曰是成一人之

志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

復扶又翻下同

疇上疏

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

司劾疇猶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

大臣博議

劾戶縣翻又戶得翻  
猶吉縣翻下遐稼翻

世子丕以疇同於子文

辭祿

國語閔旦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以令  
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又復人

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  
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  
日矣我逃死

申胥逃賞

左傳吳破楚入郢申包胥如秦  
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

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師乃出大敗吳師楚子入于  
郢賞申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  
何求遂

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

逃賞

以為可聽操猶欲戾之疇素與夏戾惇善操使惇自以

其情喻之惇就疇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指

揣初委翻

不復發

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

謂不能為劉虞報讐

自竄於徐無山也

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

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

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

刎武粉翻

卒子恤翻

涕泣橫流惇具以荅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

議郎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

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

未成人而死曰殤生未為

配偶而死合墓故曰非禮

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

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

公焉以為哉

馬於虔翻

操乃止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

虞預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安帝時為侍中避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

討丹陽黥歙

賊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厯山

魏氏春秋曰丹陽郡黥縣有林

厯山黥縣亦屬丹陽郡師古曰黥音伊歙音攝帥所類翻

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

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鍤戈拓山潛上

上時

掌翻下同縣布以援下人

縣讀曰懸援于元翻引也

得上者百餘人令分

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

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為新都郡

權分歙縣為徙新新定休陽黎

陽并黟為六縣置新都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宋改徽州

以齊為太守

資治通鑑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